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昭宗皇帝

〔庚戌〕大順元年春正月

夏四月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爲招討制置使孫揆副之會諸道

兵討克用

李克用既克磁洛

事具前

復拔邢州

孟遷力調執宣武援將王處裕以降

既而又攻雲

州

防禦使赫連鐸求救于盧龍李匡威匡威將兵赴之克用將安金俊戰死克用乃引還

于是赫連鐸李匡威請討克用朱全

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臣請與河北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

帥上命集羣臣議之

初張濬本由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

此欲倚外勢以擠復恭

時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言克用不可討者十六七杜讓能劉

崇望

字希徒崇龜之弟龍紀元年同平章事

亦以爲不可張濬獨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

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

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日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楊復恭曰先朝

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

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謂諸鎮與仇天下其謂我征緯曰

陛下所言一時之體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上以二相言協罷俛從之曰茲

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乃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

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僧儒之孫爲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欲爲莫

武之舉橫挑彊寇吾見其顛沛也遂以衰疾固辭濬發京師日言于上曰俟臣先

復恭竊聽之錢濬于長樂坡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復恭益忘之長樂坡在陝西咸寧縣東北即灑水西岸

昭義軍亂殺留後李克恭朱全忠取潞州李克用遣兵圍之詔以孫揆領昭

義節度使初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節度使李克修詬而笞之克

修慙憤成疾卒克用表其弟克恭爲留後潞人素樂克修簡儉以其死非

罪憐之而克恭驕暴不習軍事將士胥怨昭義有勁兵號後院將克用將

圖河朔令克恭選五百人送晉陽克恭遣其將馮霸部送至銅鞮漢縣明省故城在今

山西沁縣霸劫其衆以叛牙將安居受因之作亂攻克恭而焚殺之附于朱全

忠已而居受爲衆所殺居受召勳勳不至因走爲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爲留後全忠遣河

陽留後朱崇節將兵入潞州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詔以孫揆

領昭義節度使

秋八月李克用執昭義節度使孫揆揆死之綱目作李克用執招討副使孫揆以歸殺之今依唐書昭宗紀改書 七

月官軍至陰地關

在今山西靈石縣西

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

後魏縣今屬冀寧道

夜抵潞州犯圍入城又遣別將攻李罕之于澤州奏請遣孫揆赴

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爲汴人所據使揆將兵二千趣潞州八月發晉州李

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于長子

秦縣今屬冀寧道

西谷中擒揆及中使韓歸範獻于

克用克用欲以揆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

事鎮使邪克用怒命鋸之鋸不行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夾板汝豈知

邪乃以板夾而鋸之至死罵不絕聲

九月李克用復取潞州

先是汴軍圍澤州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今

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旬日之間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

邪及是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

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鬪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

之餘衆遁走存孝大破之復攻潞州葛從周棄城走歸全忠時軍河陽聞

之亦引還是月李匡威攻蔚州李嗣源擊走之

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詭勇略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

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王建克邛州

先是建攻邛州陳敬瑄遣其大將楊儒以兵三千助刺史毛

湘守之儒率所部降建

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衆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遂出降建養以爲子更名宗儒

建留張琳

許州人

爲邛州招安使引兵還成都

于是簡資嘉戎四州皆降于建簡州唐置今四川簡陽縣餘注俱見前

及是建攻

邛州益急城中食盡救兵不至毛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

田軍容

湘本令孜親吏

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以

降建入邛州以張琳知留後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蜀雅引兵復還成

都

已而建取蜀州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于趙城

注見前

十一月官軍潰張濬韓建遁還

官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鎮國節度使韓建以

壯兵三百夜襲其營存孝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

走禁軍自潰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濬與韓建拒

守晉州存孝攻之三日語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

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建乃得遁去存孝取晉絳

注見前

一二州大掠慈唐唐置慈州金曰

吉州今山

西吉縣

隰注見前

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附表訟冤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助剿黃巢黜襄王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

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鄭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今張濬既已出師則臣故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令直抵蒲潼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

從削奪不然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訴姦回于展座納制敕濬建至河陽撤屋爲棧以濟于廟廷然後自投司敗恭俟銑質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怒

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兵未交而孫揆被擒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

復置昇州今江蘇江寧縣等處唐初曰蔣州乾元初改昇州上元後廢大順初復置時張雄據上元詔復置昇州以雄

爲刺史未幾卒裨將馮弘鐸雄同里人代之楊行密之圖揚州也雄帥軍浮海屯東塘城中競以珠玉金縷詣雄軍賀食通天犀帶一

得米五升錦衾一得據五升雄軍富過所望即不戰去後遂據上元雄善撫衆人懷之其卒也爲立祠

〔辛亥〕二年春正月朱全忠攻魏博羅弘信拒之不克請和全忠乃還初

全忠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乃自黎陽濟河擊魏丁會葛從周

取黎陽臨河隋縣故城在今直隸濮陽縣龐師古曹州南華人霍存洛州曲周人下淇門鎮名在今河南汲縣衛縣隋縣

即古朝歌注見前全忠自以大軍繼之弘信軍于內黃全忠擊之五戰皆捷弘信懼

遣使厚幣請和全忠乃還魏博自是服于汴

孔緯張濬罷以崔昭緯字蘊慎子徐彥若商之子同平章事濬既敗故與緯同

罷而相昭緯彥若緯出爲荆南節度使濬出爲鄆岳觀察使楊復恭使人劫緯于長樂坡斷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

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李克用上表曰張濬以陛下萬代

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

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揮于是再貶

緯濬復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既又加克用中書令貶濬繡州唐置宋省故城在今廣西桂平縣

司戶潘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求救于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寃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

孫儒攻宣州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轉戰而南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

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即宛溪在今安徽宣城縣東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

夜使其將臺濛臺氏古臺駘之後以名爲氏濛合肥人將五百人屯溪西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

返數四從立以爲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隋縣今屬金陵道行密使將李

神福洛州人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未幾儒引還揚州遣將據滁和行密卽

攻復之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彊移牒藩鎮數行密全忠

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

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儒于是引兵復偏宣州屢破行密兵旌旗輜重互百餘里行密求救于錢鏐鏐以兵食助之行密遂取常

潤會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行密將張訓等擊敗之復取楚州張訓滁州清流人

二月以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 師範初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起兵

討之至是師範遣其將盧宏擊棣州宏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迎之仍

請避位宏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師範密謂小校劉鄩密州安邱人曰汝能殺

宏吾以汝爲大將宏入城師範伏甲而饗之鄰殺宏于座師範慰諭士卒
自將還攻棣州殺蟾以鄰爲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爲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

每本縣令劉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命客將挾令坐聽事自稱百姓拜之于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

夏四月王建逐韋昭度還攻成都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讀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乃下詔復敬瑄官爵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建見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周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于是建表敬瑄令孜罪不可赦願畢命以圖成功復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癢與癢同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建擒其親吏駱保于行府門鬻食之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節授建即日東還建送之出劍門卽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互五十里

秋七月李克用攻雲州克之赫連鐸走吐谷渾降部之居北者後克用攻殺之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陳敬瑄巡內州縣率爲建所取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歸于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是夕令孜自攜印節詣建營授之

建泣謝請復為父子如初敬瑄開城迎建建下令禁焚掠自稱西川留後

敬瑄寓居新津後周縣今屬西川道建以一縣租賦贍之尋授建為西川節度使建留心政事容

納直言好施樂士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九月以楊復恭為上將軍致仕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

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多為監軍上舅王瓌惠安太子弟求節度使復恭不

可瓌怒詬之復恭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桔柏津在四川昭化縣東即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覆諸

江中上深恨之李順命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

恭慍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從之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謀反遣天威都頭李順節討之復恭走興元與楊守亮等舉

兵拒命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唐初分藍田縣地置玉山縣尋廢營蓋因廢縣而名以屯禁軍假子守信為玉山軍

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命順節將兵攻其第不

克禁軍欲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

衛之士當于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而東守

信兵望見潰走守信與楊復恭挈其族趣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

廷以討李順節為名時東川節度使顧彥朗卒詔以其弟彥暉代之遣中使往賜旌節楊守亮內而奪之使楊守厚將兵攻梓潼彥暉求救于王建建遣兵救之守

厚走邈守亮又欲自金商襲京師時昭信防禦使馮行襲方奉命治金州連擊大破之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

十二月殺天威都頭李順節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中尉劉景

宣西門君遂患之白上恐其作亂誘殺之百官表賀

〔壬子〕景福元年春二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先是鳳翔李茂

貞靜難

邠寧軍

王行瑜鎮國

華州軍

韓建同州

匡國軍

王行約秦州

天雄軍

李茂莊

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兵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茂貞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表請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不敢言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乃從之既而茂貞取興元復恭守亮等奔閬州

以時溥爲太子太師溥不奉詔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徐泗濠三州民不得

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

全忠取曹州徐之驍將劉知俊降之溥軍自是不振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

復值水災

人死者十六七。溥困甚，請和于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詔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朝廷

不得已，復以溥為感化節度使。

夏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孫儒屢攻宣州。大順二年正月十二日，凡屢攻，至是年二月遂

之楊行密謂諸將曰：「儒之衆十倍于我，吾數戰不利，欲退保銅官。」山名，注見前。何

如劉威，彭城人。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

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

戴友規，廬州人。曰：「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

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

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屯安吉，後漢縣，今屬浙江錢塘道。斷

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田頴擒斬之，傳首京

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頴守宣州，安仁義，代北人。守潤

州。孫儒降兵多蔡人，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廩賜。既而詔以行密為淮南節

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勸，舒城人。曰：「兵火之

後，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

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頰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是兵六年江淮之間掃地殆盡行密能以勤儉足用招撫流散輕徭薄斂未及數年公私交足幾復

冬十月以李存孝爲邢洛磁節度使李克用之復取潞州也李存孝以不

得昭義

克用以康君立爲昭義留後以存孝爲汾州刺史

憤怒始有叛志已而克用表存孝爲邢洛磁

留後

克用所署節度使安知建潛附朱全忠乃表存孝代之

存孝與李存信俱爲克用假子

存孝本安敬思子信本張氏子俱見

前不相睦存信有寵于克用存孝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存信

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

克用攻王鎔大破之拔臨城等數縣李匡威救之克用大掠而還既而鎔匡威合兵十餘萬攻

堯山臨城唐縣今屬直隸大名道堯山唐縣今直隸唐山縣是

存孝救之不克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存

信因譖存孝無心擊賊疑有私約存孝聞之憤怒且懼禍及乃潛結王鎔

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以存孝爲

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二月初行景福崇元曆太子少詹事邊岡等所造

〔癸丑〕二年春正月以李茂貞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茂貞不奉詔茂貞自

請鎮興元故有是命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李克用擊王鎔李匡威救之克用還攻邢州 李克用圍邢州王鎔致

書解之克用怒進擊鎔大破之遂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之又乞師于朱

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李匡威引兵救鎔敗河東兵于元氏

見注

前克用引還攻邢州既而鎔救邢州克用敗之復與連和

李匡威為弟匡籌所逐奔鎮州 匡威之發幽州也家人會別以弟匡籌之

妻美醉而淫之及還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眾潰王

鎔迎歸鎮州父事之既而匡威謀奪鎮州為鎮人所殺

匡威為鎔完城壘鎔甲兵訓士卒潛謀奪鎮州

陰以恩施抱匡威曰鎔為晉人所困幾亡矣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不若

瓦皆振匡威入門鎔軍閉之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挾鎔登屋共攻匡威

殺之鎔時年十七

以柳玘為瀘州注見刺史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

宗玘為御史大夫上欲以為相宦官惡之故久謫于外

玘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

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不可畏門高則驕心易生族

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材人未之信小有疵類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

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許建使人告

敬瑄作亂令改通鳳翔書皆殺之建令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押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于闕外

先機恐失于殺中馮涓宿之孫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先是濠泗二州時溥巡屬降于朱全忠全忠遣其子

友裕攻濮州朱瑄巡屬拔之遂令移兵擊時溥既而友裕圍彭城久之不克至

是全忠自將如徐州都指揮使龐師古先拔佛山即石佛山注見前寨遂拔彭城溥

舉族登燕子樓在江蘇銅山縣東北隅張建封所築自焚死全忠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

留後乞除文臣為節度使朱友裕之圍彭城也時溥數出兵友裕堅壁不戰部虞候朱友恭譖之于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龐師古使代之將按其事實誤

達于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十騎逃入山中潛匿伯父全昱所全忠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全忠將斬之夫人趨就抱之泣曰汝舍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全忠悟而舍之

張夫人多智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至中途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立爲之返朱友恭本壽春人李彥威全忠養以爲子

幽州將劉仁恭深州樂壽人攻李匡籌不克奔河東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

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不克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

之

五月王潮取福州先是福建觀察使陳巖卒都將范暉自稱留後巖疾病遣使召王潮

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卒暉諷將士推己爲留後發兵拒潮暉驕侈失衆心王潮以從弟彥復爲都統弟審知

爲都監將兵攻暉經年不克白潮罷兵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

俱盡吾當自來彥復等懼急攻之至是暉棄城走為將士所殺潮入福州

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厚撫其家汀建州降

羣盜皆潰尋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已又以為節度使

前羣盜皆潰尋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已又以為節度使

後潮擊破黃連洞蠻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

秋八月以覃王嗣周

通鑑考異順宗子經封鄭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炎字改鄭作覃

為京西招討使討李茂

貞茂貞恃功驕橫上表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

謂王璵尊極事見前

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但觀彊弱不計是非體物鎔錙

謂量物微有輕重即待之有異

人衡纊

劉峻廣絕交論衡所以權其輕重纊微影蔽雖共工驩兜皆為折支疵疴語蓋本此軍

情易變戎馬難羈惟慮旬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

怒決策討之命杜讓能專掌其事

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未宜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

不出國門此志士憤痛之秋朕不能坐視陵夷卿但為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中外大臣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居元輔與朕同休戚

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願時有未可勢有不能恐他日徒受晁錯之誅崔昭緯陰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之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

結邠

王行瑜

岐

李茂貞

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

黨糾合市人數千百人邀西門君遂馬及崔昭緯鄭延昌

字光遠從兄弟景福元年同平章事

肩輿訴之三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

二相走匿僅免上命捕其倡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遂有是命

楊行密取歙州以陶雅

合肥人

爲刺史

先是行密克廬州斬蔡壽

壽本行密部將以州叛附

朱全忠全忠不納行密遣兵克而斬之行密先家皆爲僞所發左右請發僞父母墓行密曰此僞之罪也吾何爲效之

及是行密遣田頔攻歙州

刺史裴樞

字紀雲適慶言孫

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陶雅寬

厚得民歙人曰待陶雅爲刺史請聽命行密卽以雅爲刺史歙人納之雅

盡禮見樞送之還朝

既而行密復取舒州

九月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

鎮海軍本置于潤州今以命錢鏐于杭州

鏐發民夫及十三都軍士築

杭州羅城周七十里

臨安志鑿先築夾城周五十里有奇後又築羅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洎錢唐湖霍山范浦周十七里

李茂貞王行瑜合兵拒官軍官軍逃潰貶杜讓能雷州司戶

覃王嗣周帥

禁軍三萬軍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六萬軍于藍屋以拒之禁軍皆

新募市井少年而兩鎮皆邊兵百戰之餘茂貞等進偪興平禁軍皆望風

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茂貞等陳于臨臯驛

在長安城西

表讓能

罪請誅之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爲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決

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再貶雷州司戶斬西門君遂等三人

以韋昭度崔胤

字垂休一字昌遐慎由子

同平章事

胤外寬宏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

補註
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
緇郎胤小字也

冬十月殺雷州司戶杜讓能以李茂貞爲鳳翔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茂
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遂賜死自是朝
廷動息皆稟于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復以茂貞鎮兩道
于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十五州之地

十一月以王行瑜爲太師號尙父賜鐵券行瑜求爲尙書令韋昭度密奏
曰太宗以尙書令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惟郭子儀以大功拜終身避讓
行瑜安敢輕議遂有是命

十二月朱全忠請領鹽鐵不許朱全忠請徙鹽鐵于汴州崔昭緯以爲全
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乃賜詔開諭之

邵州刺史鄧處訥邵州龍潭人取潭州殺周岳初處訥從閔勛爲邵州刺史勛爲

周岳所殺事見前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閔謂

大恩今岳殺之吾欲與公等竭力爲僕射報仇可乎皆曰善于是訓卒

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共攻潭州斬岳自稱留後詔以爲節度使